

我的父亲1942年投身革命，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那个血与火的战场上，紧跟共产党，同日本鬼子浴血搏杀。日寇投降前夕，父亲又一次接受了生死考验，只身勇敢地炸毁敌人的碉堡，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父亲22岁。

1979年底，高中毕业后的我，听从祖国召唤报名参军，接过了父辈的手中枪。置身于大熔炉里，我践行着党的光荣传统，在连党支部的教育培养下，多次受嘉奖并荣立了三等功。入伍第四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22岁。

2005年，考进高等院校的儿子，牢记先辈嘱托，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学生会各项活动中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大四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儿子22岁。

我们祖孙三代人，在人生的22岁，同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似一个巧合，其实是一种信念，以信仰之光照亮了前行之路，把同样的青春献给了同样的壮丽事业。

父亲从小在安徽老家给地主放牛，受尽了剥削和压迫，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和黑暗。新四军二师的到来，让父亲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毅然参加了革命军队，担任了罗炳辉师长警卫员，从此跟随大部队在枪林弹雨中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舟山战役、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大仗、险仗、恶仗，九死一生，从未后退半步。“誓死跟党走”成了父亲坚定信念。

我是在听父亲讲革命战争故事中长大的，对党和人民军队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升和强化。参军后，思想觉悟又有了一个飞跃，开始注重学习军史和中国革命史，退役后坚持多年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共党史，通过努力取得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自修自学考试大专学历，在担任基层领导及党支部书记中，又报名参加了扬州大学开办的党政管理函授本科班继续教育。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坚定跟党走”成了我坚定信念。

儿子是在听我讲述革命故事的氛围中成长的，爷爷精彩又惊险的战争经历，我在和平年代积极向上的军营生活，都在儿子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烙印。满满的正能量家教，让他在点点滴滴的启发中潜移默化，慢慢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革命道理。长大后因眼睛近视，儿子

我住的房子是一座旧楼，因为和楼前的一所重点小学共用一道围墙，立马有了身价，涨行市成了地道的学区房。小学校的一侧挨着马路，这之间有不足三十米宽的狭长空地被园林局打造成一个街边小花园。栽了一溜边的大叶黄杨，种上花草，放了石凳，用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出有图案的小路。有两株桂花树散发过芳香，两株枇杷树曾结出过青涩的小果子，我算是认识了，另外一些树木就叫不出名来啰。因为没有宽大的地方开辟广场，所以这小公园平时既没有晨练人的杂乱，也没有晚舞大妈的喧闹，只是偶尔有路过的行人抄个近道或为避开马路上汽车的尾气从此处匆匆经过，算得上是一个闹中求静的好地方。也只有在有太阳的冬日，会有几位奶奶拖着买菜的小车坐下歇歇脚，或是陪着孙儿晒太阳，方才显得热闹，平时极少有人。

傍晚，我常在小公园散步，看看绿色，

进入芒种以后，麦子黄了，蚕豆老了，太阳火辣辣的，农事活动相应就多起来了。收割麦子是一个体力活。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异地落户种田，麦收时的一段往事至今经常在脑海中泛起，久久不能忘记。

那年，我把老家房子卖掉，安顿好二老，把户口迁到靠近临泽街口的村，在那儿种点口粮田。

突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日子还真的不好过。我是在水网地区长大的，出门就是船，不管风大雨急，撑船自如，可到了街口属高地地区，正常用板车不用船，一时很多地方都不适应。那年麦收时节，老伴突然身体不好，田里活毫无疑问地落到了我身上。那时机械化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田间农活基本上

红心向党三代人

□ 崇玉峰

未能如愿参军，“三代人都是兵”成为遗憾，但儿子名为“兵”，又时时激发起我们三代人对军队的崇敬之情。“永远跟党走”成了儿子坚定信念。

“跟党走！”是我们三代人的人生写照，也是共同心声。

三代人入党，处在同一个年龄却处在三个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时代又让我们处在了同一条交通战线，使我们对交通事业有了不同的经历和相同的感知。看似一个巧合，其实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追求。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朝鲜战斗了六年的父亲，最后一批志愿军凯旋，几经辗转，最终在交通系统扎下了根，直至离休。父亲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那个年代，一穷二白，落后的交通条件让他回老家探亲之旅成了新的“长征”。虽说相距只是苏皖交界的一湖之隔，却咫尺天涯，几十里的路程只能沿湖边兜大圈，若乘木帆船，遇到风浪天气，有时在路途竟要折腾两三天。行路难，路难行！是父亲这个老一代交通人最酸楚的回味。随着交通事业不断发展，回家的路越走越宽广，已到耄耋之年的父亲，面对新变化感叹道：当初六十年代我十年回家一次，七十年代五年回家一次，八十年代两年回家一次，现如今到了这把年纪了，居然能随时随地当日轻松往返。共产党伟大，共产党领导得好啊！他的言语无不让人感受到一名老党员、老交通人对党的伟大成就由衷的赞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退伍分配到了水路交通管理部门，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前后共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七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全过程，目睹了内河水路基础设施从无到有，沿河岸边日新月异的新面貌；见证了航运船舶从小到大，船型结构不断更新的新发展；感受了水运事业从弱到强，科技兴航奔流不息的新局面；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奋斗，水路建设新变化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船通四海运河一线百舸争流，闸连三江珠湖两岸千帆竞发”的动感画面已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的愿景在我们这代人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老人和他的小狗

□ 陈景凯

享受清静。

经常在小公园散步的还有一位耄耋老人，瘦削的脸上总架着一副墨镜，高个儿顶着一顶旧单帽，穿件酱紫色的羽绒服，说不上啥色的裤子。腰板还行，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步走着，走上一趟会在凳上默默地坐会儿。他的身旁总跟着一只小狗，也是默默地走着或是静静地蹲着。我看那小狗灰色杂毛脏兮兮的，走路很不得劲，蛮可怜。再仔細一瞧，小狗三条腿！难怪有时候老人会把小狗夹在自己胳膊弯里一起走，也是心疼狗狗怕它累着。唉，人老了，腿脚没劲拄根拐杖添脚力，小狗缺失一条腿，老人和小狗，合在一起六条腿。

麦收往事

□ 葛国顺

靠人工。两亩多田的麦子已经黄得弯腰成熟了，季节不等人，早上自己煮了一大钢锅粥稀粥带下田，手拿镰刀大干起来。我弓着腰，左手握住麦秆，右手用镰刀“嗖嗖嗖”地割，形成一个小堆儿然后捆起来。才干了一会还不觉得什么，随着太阳升上来了，浑身大汗淋漓，顿时感到口干舌燥，腰酸臂痛。真如老人言，“三日肩膀四日腿”，干一种活计得换身骨头。由于干活心切，手上突然间磨起了水泡。没法子，这时求救无门，一家忙家家忙，草把子站起来都可以算个人了。渴

2009年夏，儿子大学毕业，按照所学专业走上了交通规划景观设计岗位，用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为新世纪大厦增砖添瓦，给祖国山河增艳添绿。这些年来，儿子在党旗的召引下，胸佩党徽，怀揣梦想，描绘着一幅幅交通建设最靓丽的新蓝图。十年间，苏南水乡、江淮平川、齐鲁沿海、重庆山城都留下了他一串串坚实的脚步和一簇簇锦绣色彩，特别是远赴西藏高原支边一年的时光里，勇立世界屋脊，丹青写春秋，走在世纪的新起点，扶贫路上显风采，伫立于雪域之巅，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任凭风吹雨打，锻造精气神。“中国人民强起来了”的号角召唤着新一代年轻共产党员为中华复兴大业而砥砺前行。

我们祖孙三代人，同龄入党，同在交通战线，同对人民军队情深意厚，演绎出三段家国情怀的小故事。同样的年龄给了我们同样的追求，同样的战线给了我们同样的力量，同样的情怀给了我们同样的感受。

父亲离世已数年，68年的党龄诠释了“跟党走、听党话、报党恩”的赤子之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党、爱国、爱军的老一辈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后辈们值得珍藏的非物质文化家庭遗产，它将在思想上不断引导并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今年夏季，已有39年党龄的我将光荣退休，虽不能再在原岗位为党的事业继续工作了，但内心深处那颗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的红亮之心，永远会灿烂如初。

儿子的党龄也已有13年，正值风华正茂，用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是他不断进取的决心，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负韶华是他们这代追梦人的无穷动力。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我身为一名党员抚今追昔，倍感欢欣鼓舞。缅怀父亲光辉履历，回眸自己难忘过去，喜看儿子继往开来，更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壮阔的党员队伍里，我们祖孙三代人只是小小的一束光，微不足道。“回望过往党史奋斗路，眺望全党前方奋进路”，党的光辉历程正是有了像我们三代人这样接力传承，而组成了千千万万的一束光，使它汇聚成万丈光芒，照耀了中华大地，一代代薪火相传，连绵不断，点亮了党建征途上的一路辉煌。

追忆昨天，苦乐不曾忘；喜看今天，信念不会变；展望明天，歌声永不落！

因为小狗，我和老人有了说话的机会，他用略显沙哑的声音告诉我，这只小狗是泰迪，生下来就没有右后腿。老人就住在隔壁那个不错的小区，他有不菲的退休金，孩子在外地工作也早单挑门户了。老伴走了后，他成了空巢老人，这小狗就是他朝夕相处说话解闷的伴。他自己觉得身体还行，虽然心气和腿力大不如前，能每天来小公园转转也挺知足，很高兴。他嘴上这么说，其实我早觉察到只要有小孩子在这儿跑跳戏耍，有小宝宝们在这儿晒太阳，他都会拄着拐杖站在一边静静地观望，眼睛里似乎有一种欢愉、渴望。从老人的眼神中，我知道此时的他一定在想念远处的儿孙吧！空巢老人，平时连敲门声都很少听到，心里的那份孤独寂寞自己不说谁又能知道啊！小狗是他排解孤独寂寞的伴儿。

空巢老人生活中缺少什么？缺少的是亲情啊！

了、饿了，坐下来把已经冷了的稀粥喝上两口，既解饿又解渴，干干歇歇，好不容易收割完了。

难题又来了，还得把割下来的麦子用板车拖到场头上，装车搂把也是一门技术活。水荡子长大的我撑船打篙还可以，用板车还是头一遭。由于麦把打滑难以搂得紧，干渠上路也不那么平坦，拖起来三下两颠，一板车的麦把就倾倒到干渠里了。好在队上与我老伴沾点亲的吴四子来帮忙，才算把麦把运到场头上，拿号排队，再等待用“小老虎”脱粒。

忙了一天，困得要命，晚饭还没有着落。老伴生病在家，还等着我送她到附近诊所挂水。

我有生以来没吃过这么大的苦，这段往事至今刻骨铭心。

父亲的歌声

□ 蔡明

在我们几个儿女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严肃认真、谨言慎行的人。偶尔开心时，也有点说笑，但听到他哼个小曲小调就近乎是一种奢望，似乎他平时就不爱唱歌，或不会唱歌什么的。

其实，这实在是太误解他了。搜寻几十年来零星的往事痕迹，我发现，父亲是很会唱歌的，且唱的大都是有时代烙印的经典红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曾随父亲在附近村小插班二年级，只有十来个学生，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老师教语文兼带唱歌，他很少教些新版的儿歌，尽是一些自己熟悉的大人们唱的老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我那时年纪小不懂事，提不起学唱的兴趣，老忘词走调。一次在父亲单位宿舍里练唱，被他听到了，立即打住，校正了几处走音，还耐心讲解了一些词句的含义。接着，父亲一亮歌喉，用厚厚的男中音陪伴我唱了起来，他热烈饱满的情绪、优美圆熟的唱腔让我觉得有天籁之音之遇，久久不绝于耳。

后来从母亲口里及父亲的老照片中，我才知道父亲原先是扬州师范（当时叫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区立师范）1951届（应为扬州地区解放后首届）毕业生，又是一个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入党培养对象。可以想象，在那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扬州的大街小巷、廿四桥边、文昌阁处、操场礼堂，到处都应有扬师同学擎红旗、打腰鼓、扭秧歌、唱红歌的身影，父亲作为其中一个参与者、组织者，自然也不例外，正张扬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由于时代原因，文革时期，很多红歌都不让唱，动不动就被说成是“大毒草”，收音机里也听不到，只是在开大会的时候，开场曲《东方红》、结束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渐成惯例。那时父亲刚从邗江方巷搞社教工作回来，作为高邮吴堡中学校革会主任，也是个常作陪斗的“走资派”，无论是今天主持校会，还是明日接受批斗，正面背面对着大家，常常是站在第一排中间，距麦克风较近，从头到尾都要与师生一起合唱的。每次都是那么虔诚持重，中规中矩，但已上初中的我，仍能从大喇叭的洪亮声流中分辨出他那合词合拍中残存的一缕略带酸楚的单音符。

父亲毕竟还是爱唱歌的。那时学校正常放周六、日假，要步行二十多里地才到家，路上不免有些寂寞单调，父亲除了与我讲故事、谈学习，就常撩我与他对歌。我儿歌多呀，有《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螺丝帽》《小松树快长大》《我是公社小社员》《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大刀歌》《毕业歌》等，父亲的歌似乎没几首，但他有一首唱得特别好听，是行进速度，节奏感强，似乎与八一电影厂的故事片开头红五星熠熠闪光的配乐相同，一问，才知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那激越昂扬、气势磅礴的歌曲旋律每每从他口中喷涌而出，真有古人所说的一种境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常使我战胜疲惫，大步向前，跟上父亲前行的脚步。

我高中毕业后，多在外少在家，父亲也忙于工作，彼此来去匆匆，这一晃也有三十多年，自然也少听到父亲的歌声。只是感觉到他对一些风花雪月、通俗流行的歌不太认可，顶多有时看电视跟着老故事片插曲哼一两声，也许是慢慢走向退休、岁数大的缘故吧。可是有一年春晚，《常回家看看》唱红了大江南北风靡全国，歌曲的无限魅力也使父亲像着了魔一样，有时轻哼几句后，他拿个揣两件衣服的包就奔向车站，赶车到扬州参加师范老同学会，或回江都老家见见亲朋故友。他又焕发了逝去的青春。

终于，年届八十时，父亲病倒了，住进了专科医院。邻床的一位徐姓老者一打听，竟是近六十年的老友。原来父亲师范毕业后来到高邮临泽中心校当过大队辅导员，对方是镇商业部门的团支书，常在一起开会、学习、办夜校、大合唱。他们那时唱得最多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义勇军进行曲》等。一天，两位老党员谈上兴致，也不顾身患重病，尽情唱起这些经典红歌来。以后每天都哼上几次，再往下，气力越来越弱，喉哧渐渐嘶哑，却坚持不停。三个月后，两位老人相继离世，带着他们钟爱的歌，永久走向了人生的静止符。

父亲离开我们有些年了。今天，经典红歌又在中华大地“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高昂而激越地响起，九泉之下，他若有知，定会倾心唱和吧。